



革命故事集

过门之前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I247.8

214

1061

67

过门之前

革命故事集

目 录

支农新歌·····	黄振权 (1)
心明眼亮·····	覃升辉 (13)
机棚风雨·····	覃振锋 (24)
本 事·····	钟扬莆 (34)
过门之前·····	莫继生 (45)
行车路上·····	肖全林 (62)
油房飘香·····	谢在明 谢汝安 (71)
小 主 人·····	赵 劲 谢 培 (78)

支 农 新 歌

玉林柴油机厂 黄振权

“丁铃铃！……”

一阵紧急、清脆的电话铃声，在县农机厂值班室里响了起来。这时，一个小个子的青年工人伸手抓起了听筒：“……对，我是县农机厂，找高师傅？……我是他的徒弟，叫杨小波。……什么？常青岭生产队的柴油机坏了？公社农机站忙不过来吗？……唉呀，今天是星期天嘛。现在已经九点多钟了，我和高师傅从乡下回来，刚吃过晚饭。……”讲到这里，小波的眼睛骨碌骨碌地眨了几下，语气肯定地说：“行，我保证……对！明天一早就赶去！”

“不！现在马上出发！”突然，一个宏亮的声音在小波背后爆发出来，“腾”地震动着小波和对方的耳鼓，在他们心中掀起层层波浪。

耳机里立刻传来了深情、激动的回声：“那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感谢你们啊！”

小波放下听筒，回身一看，只见一个高大、熟悉的身影站在跟前，红润润的四方脸上，粗眉虎眼在一齐微笑，闪光透亮。他就是小波的师傅，名字叫高宏，共产党员、县农机

厂下乡巡回修理组组长。别看他今年才三十四岁，却是个有着十七年工龄的老工人啦。刚才，他在隔壁的工会阅览室里看报纸，听到徒弟接电话，便拿着报纸，一步跨进值班室，吼了刚才那么一句。

“师傅，明天再去吧，我们一向都是手到病除的，保险误不了事。”

高师傅扬了扬手中一张印着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》大标题的报纸说：“现在是紧火的秋收时节，修机如救火，缓不得呀！”

师傅的话象铁锤落在钢砧上，字字有声，句句在理，小波也不好再说什么。“去就去吧，……”他喃喃地说，“反正迟早也是要去的。”

师徒俩背上支农工具箱，打着手电上路了。一路上，他们步子紧，走得急，惊得横在脚前的小石子也“的得”乱跳。

转眼间，他们来到了三岔路口。你看，顺着来路往前的是一条宽阔的盘山公路，左边是一条崎岖小道，通上那又高又陡的飞云峰。

“师傅，我们走哪一条路呀？”小波停住脚步问道。

“绕道八里路，翻山两里多，我们攀上飞云峰，翻过去！”说着，他一伸手，夺过小波身上的工具箱，趁势一甩，牢牢地背在自己身上。师徒俩向着飞云峰直冲上去。

翻过飞云峰，常青岭生产队就在眼前。

师徒俩刚进村口，贫下中农就迎上来啦。老队长接过高师傅的工具箱，交给一个小青年，然后一把握住高师傅的

手，乐呵呵地说：“高师傅，你还是这个老脾气，在电话里听到你一声吼，就知道你准会连夜赶来的。”

“大伯，急贫下中农所急嘛！——这是我师傅常说的。”小波一面擦汗，一面说。

“嗬，这是谁呀？”老队长笑着问。

小波挺了挺胸脯说：“高师傅的徒弟，杨小波！”

老队长一听，笑得嘴角上的胡子也抖动起来，“我怎么没见过你呀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去年进厂，不久前才下乡嘛！”

“好哇，小波，好好向你师傅学，他是支援农业机械化的有心人啊！我记得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，有一年发生春旱。一天，正在抗旱抢插，我们那台带动抽水机的煤气机‘咔啦’躺倒了。大伙心里可急啦，我们车拉人扛，翻山越岭，将机器送进了城里一家挂有‘农机制造厂’牌子的厂门口，要求帮助修理。当时，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什么科长来，他看了看我们的机器说：‘对不起呀，我们农机制造厂是只管制造的，没有修理任务。’说着，两手一摊，转身就想走。这时候，一队下班的工人围了上来，走在前头的那位年轻师傅‘哗’地站在科长面前，吼一声：‘不能走，机器一定要接下来。’没想到那位科长却说：‘制造厂接受修理任务？可没有这个先例啊！’这时，那位年轻的师傅斩钉截铁地说：‘没有先例由我们来开创，只要对发展农业机械化有利的，我们都干！’他一挥手，几位工人师傅一起动手，将机器运进车间，连夜帮我们修好了……”

“大伯，这小师傅真不简单呀，他现在在哪里？”小波激动地问。

“他呀，”老队长摸了摸嘴角上的胡子说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师傅，是您？”小波惊喜得跳了起来。

“那能有假吗？”老队长说。

这时，高师傅从挎包里面掏出一个硬质纸盒，拉开套层，里面是油纸包着的两截筷子头一样粗的断销钉。高师傅对小波说：“这颗断销钉，我保存了它整整十年了。当时，大伯他们的机器只断了一颗齿轮上的销钉，就得翻山越岭将机器抬进城。进了城，还被人家挡在门外啊！今天，时间过去了，但是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还会反映到我们头脑中来，斗争并没有结束啊！”

小波接过师傅的断销钉，凝视着，思考着，他正想问点什么，师傅却催着老队长领他们到打谷场上去了。

嗨，这打谷场上，割下来的稻谷堆得象一个个小山包似的，正等着脱粒哩。但带动打谷机的柴油机却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失去了往常那种高声呼唤的气势，咧着嘴巴，好象也在叹息自己无用武之地呢。

为了争取时间，社员们用手工往谷桶里打着谷子。那“呼呼嘭嘭”的响声，象是一声声出征的战鼓，催着机修人员大刀阔斧干起来。

“小波，我们快动手吧！”高师傅话音刚落，小波一卷衣袖，打开了工具箱子。他认为师傅一路上心急火燎的，就是

为了完成修理任务嘛。谁知道师傅却另有打算，这时，只见高师傅将目光往人丛中扫来扫去，却没有发现农机手，他连忙问：“队长，你们的农机手小张呢？”

老队长告诉师徒俩：为了适应农机发展的需要，小张不久前到县农机学校学习去了，知识青年小王顶了他的班。老队长又说，这新上任的农机手忙了一天，可能回家吃饭去啦。

高师傅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小波，我们等小王来再动手吧！”“等小王？”小波生怕是自己听错了，瞪大眼睛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是呀，我们和他一块拆卸，一块修理。”

“唉呀，我说师傅呀，原先你急得火上房，现在怎么又打慢板啦？”

“小波，这不是什么快板慢板，我们想的应该是同一个调子，合一个拍子！这个调子就是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。我们修理组，不但要修理机器，还要为农村培养农机技术人员啊。”

“可是现在，火都烧眉毛啦！你不是常说要急贫下中农所急吗？”

“小波，我们急贫下中农所急，更要想贫下中农所想啊！我们把农机造出来了，要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，不断改革；送下去了，要让农机人员能开、会修；下乡修理组走了，要给贫下中农留下一支不走的修理队伍。”

“唉，时间不等人，蒸熟了发糕圩也散啦！”

高师傅一听，哈哈笑了起来：“小波，时间不等人，我们就赶到它前头去。组织货郎担，将炉灶搬到圩场上去，现蒸现卖，来个就地服务——一面修机器，一面传技术。”

高师傅一番滚烫火热的话，把周围贫下中农的心说得象一锅开水沸腾起来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：“是呀，我们能有自己的修理队伍，发展农业机械就更旺火啦！”

看到贫下中农渴望掌握农机技术的心情，小波也有点激动了。但还没由得他多想呢，只见高师傅取下了身上的挎包，小心翼翼地挂在柴油机旁的一根柱子上，然后吩咐小波说：“你马上做好修机准备工作，我去把小王找来。”说着，他转身就走了。

新机手小王是谁？高师傅怎么知道他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原来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，高师傅一直转战在支农第一线，他象熟悉农业机械那样，熟悉每一个农机手。谁技术程度怎么样，谁对工作认真负责，谁有点马虎，他心里都有个谱哩。这“编外机手”小王，自然也在他脑海里挂上号啦。

高师傅大步流星穿过打谷场，朝小王家里奔去。心里着急，两腿如飞，不一会，他来到小王家门口。嘿，小王家里黑灯瞎火的，大门上面还挂了锁呢。高师傅不再停留，又赶回到打谷场上。打谷场上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，真是一场紧张的夺粮战斗啊！找不到小王，高师傅心里急了。突然，在一队搬谷的行列里，高师傅一眼看到了一个身穿红背心的小青年。哦，这不是小王吗？“小王！——”高师傅大声喊了起

来。

“哎呀，高师傅，你们来啦？柴油机一坏，我就盼你们快来，心里急得慌呀！”

“小王，我们急，要急在点子上。要是修好你的柴油机，那打谷的速度不是更快了吗？”

小王一听，心里一怔，“我……嗨，有劲用不上哇。现在好啦，你这‘农机大夫’来了，赶快诊断、处方吧！”

“小王，我们一起来会诊！”

“我？高师傅真会开玩笑，我要会修，早就动手了。”小王说着，轻轻地摇着头。

“不会就学嘛！农机手要当农业机械的主人。我们要当行家，作好主呀！”

高师傅的一席话，象打开了小王心里的两扇窗，一下子豁亮了。他点着头，随高师傅来到了柴油机旁。

再说小波做好了修机的准备工作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按他的意思，三下五除二，干脆利落，一拆一修顶多是两个钟头，现在看到师傅和小王来了，他那翘起来的嘴巴才平展了些。

动手修机了，高师傅拿起两把扳手，递一把给小王，和他一起干了起来。从扳动第一个螺帽开始，高师傅就象给学生上课一样，一边拆，一边给小王讲起了每个零件的性能、构造和保养维修方法。说高师傅在当老师吗？不完全对！他是既当老师，又当学生。你看他象老师那样，给小王讲得那么细致、认真；又象学生那样，向小王了解这柴油机的使用

情况，问清了出毛病前的预兆和停机时的情形。他听得也是那么认真，细致，一个细小的问题也不放过。

这一招，象汤浇火燎似的，可把小波给急坏啦。柴油机的毛病出在哪里？连点影子还没发现呢，师傅你倒有心思给人家上技术课？小波的嘴巴关不住心底里的嘀咕，他冲着师傅说：“师傅，上技术课是农机学校的事，我们下乡修理组是管修机器的。机器坏了，我们修，机器没坏，我们走！再拖，我们的修理任务算泡汤啦！”

高师傅一听，心里猛地一震，两道浓眉拧在一起。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问道：“小波，这农机修理任务靠谁去完成呢？”

小波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当然是靠农机修理组罗！”

“单靠我们修理组？行吗？”

“嗨！看你说的，一段时间来，我们争分夺秒，苦干加巧干，修好的农机，没有一千，也不下八百啦！”小波说着，微微侧着头，小鼻子也有点向上翘了。

高师傅看了看他的神态说：“一千、八百都是些小数目。小波，我们来算笔大数目吧。”

小波一听，眨了眨眼：“嘻嘻，我说师傅呀，真是有意思，看你既当修理工，又当农机老师，现在又来教我学数学啦？算什么数？你说吧！”

高师傅一本正经地问：“小波，我们县有几个公社？”“十四个。”

“平均每个公社有几个大队？”“十四个。”

“平均每个大队又有几个生产队？”“十八个。”

“小波呀，这样一来，全县就有三千五百二十八个生产队了。再过几年，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，全县又该有多少拖拉机，有多少柴油机，有多少其他农业机械呢？到那个时候，又该需要多少农机修理人员啊？”

“这，……”小波一听，舌头一个劲地在嘴里打转转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小波，我们可要站得高，看得远，干在今天，要想到明天，心中有个大目标啊！”这时，小波象是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师傅似的，觉得他更高大了。只见他眼珠一动，竖起了大拇指说：“还是师傅水平高哇！”

高师傅故意瞪了他一眼：“谁让你瞎咋唬啦？”

小波舌头一伸，弯腰捡起了大扳手，准备来个“开膛破腹了”。他将扳手搭在一个螺帽上，正想扳动，高师傅一只大手却按住了他：“不用全部拆！”然后，又指着柴油机上的汽门阀子对小波说：“毛病就在这里！”

“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毛病就在这里呢？”小波心里暗暗称奇。

高师傅笑了笑说：“小波，柴油机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，是小王告诉我们的。”

高师傅这么一说，小波更纳闷了：“小王并没有说过呀。”他正想问问师傅，只见高师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启发地说：

“小波，我们下乡修理，要象人家会计打算盘那样，做到

‘胸有全盘’，不能‘见子打子’啊。”

这一说，小波明白过来了。原来，高师傅在帮助小王掌握技术的过程中，了解到柴油机是因为排不出废气才“熄火”的。从多年的工作实践中，高师傅判断出是汽门阀子出的毛病。

这时，小王在一旁早已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好啊，高师傅，我就算是你的‘编外徒弟’吧。”

高师傅给小王递过去一把手锤，笑了笑说：“形势不断发展，革命永无止境。在为普及大寨县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斗争中，我还是个学徒哩。来，我们一块学习，共同提高！”于是，高师傅手把手地教小王用一块木板作垫子，用手锤在汽门阀子的尾巴上轻轻地敲了敲，然后加上了机油。一切工作做完了，高师傅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开机！”

小王接上曲柄，用力摇了摇，再将减压器一扳动，排气管吐出两口黑烟。柴油机“突，突，突……”地响了起来。小王乐了，贫下中农笑了，小波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这一切只发生在那么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头，用小波的话来说是打“快板”啦，比小波估计的两个钟头是快得多哩！他高高兴兴地一拍手说：“行了，没问题啦！”说着，就收拾起工具来。

真是没有问题了吗？不！就在小波认为“没问题”的时候，高师傅却猫着腰，侧着耳，前面站一站，后面听一听，然后大手一挥：“且慢，有新问题！”

又有什么新问题了呢？原来，高师傅在柴油机的运转声中，听出了一种“吱吱”作响的、轻微的杂音。他拿起一个

螺丝起子，搭在柴油机上，贴近耳朵听了听，随后又递给了小王。小王仔细一听，才听出这杂音轻微得象是喧闹的街市上落下一根针。就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高师傅，算了吧！”

高师傅听了，眉头一皱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王，不能算了！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’，这是毛主席教导的。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农业机械，一点也马虎不得！这杂音是曲轴轴套上发出来的，是一种缺油现象，不及时处理，要出大毛病啊！”

小波接过话头，大声说：“马上停机。”

这时小王直觉得胸怀开阔了许多，他一步上前，紧紧地握住了高师傅的双手。

柴油机停下来了，高师傅说：“小王，你来修，我和小波给你当助手。”说着，他转身从柱子上的挎包里拿出了一张有着《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》大标题的报纸和一本农机修理知识的书送给了小王。

小波一看，挎包里装的全是农机书籍哇。他想起来了：师傅每一次下乡，除了工具箱以外，总背上一个胀鼓鼓的挎包。里头不装吃的，不装穿的，全是农机人员需要的农机技术书。那一天，为了给农机人员买书，他天没亮就到新华书店去排队了。……

小波将这一切告诉了小王，小王更感动了，他操着微微颤抖的声音说：“高师傅，你不但给我们送来了农机修理技术，更重要的是给我们送来了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啊！”

贫下中农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更是感动万分：“为了实现农

业机械化，工人师傅真是呕心沥血啊！”老队长紧紧地握住高师傅的手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援！”

高师傅一听，朗朗地笑了起来：“谢什么？支援农业，发展农业机械化，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分。我们工农一家亲，一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呢？来，我们一块干！”

高师傅说着，和小波、小王、老队长几个人一块动手，很快就将柴油机修理好了。

突突突！柴油机又有力地响起来了。那雄壮激越的声音，象出征的战鼓，震撼着这边远的山村，激荡着贫下中农的心扉；象热烈的颂歌，赞颂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，歌颂工人阶级支援农业的新贡献！

心 明 眼 亮

玉林县 覃升辉

世上事儿万万千，

大大小小线上连；

阶级斗争要抓紧，

提高警惕莫松弦。

这是爱国生产队队长洪大叔的几句顺口溜。洪大叔今年五十多岁，身体魁梧结实，古铜色的脸上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显得十分英俊大方。他说起话来句句实在，做起事来样样利落。有人说他心眼灵，他却说：“不是哪个生来就心眼灵，只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才能心明眼亮。”

有一天，队长洪大叔和青年会计启明到东城镇买牛。牛行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一片热闹景象。队长和启明在那里左瞅瞅，右看看，足足转了三个钟头，看看确实没有合意的牛可买了，便坐下来歇一歇。

忽然，一个人笑嘻嘻地走过来，说：“兄弟，想买牛吗？”

启明听他说得亲切，回答说：“是呀！没合适的，买不到，明圩再买。”

那人一听，慢慢蹲下来，问：“想买水牛还是黄牛？”

启明忙说：“只要牙口嫩，身架好，水牛黄牛都行。”

那人喜挂眉梢，向启明挪近一步，放低声音说：“哎，我是前山公社的，我们队要卖一头水牛。今日我来换种子，先顺便来探探价。”

启明听了高兴，连忙追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不真难道骗你吗？”那个人显得很正经的说。末了还炫耀自己一番。

启明更高兴了。队长却是另有一番心思，认为这人是“卖花叹花香”，没见到真货不能轻易相信。他示意启明要警惕。

启明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，又呱哩呱啦地讲开了：“说得这样好，明圩拉来看看嘛！”

那个人高兴得笑眯了双眼说：“兄弟，俗话说：‘春争日夏争时’，眼下犁耙工夫大忙，明圩就迟了吧！你们要买，我学习‘龙江风格’，明天一早，就送去给你们，保证满意。”

队长一听，更警惕起来，说：“不啦，要卖拉到圩上吧！”

启明不反对队长的意见，但他想：拉去队里也好，反正误不了自己的事，到时候合意就买下，不合意就拉倒。于是回答说：“随你的便吧！”

那个人满口答应，并向启明问了村名、队名、姓名，一一记在心上。当队长和启明走出牛行时，那个人还一再对他们说：“一定，明天早上我一定拉去。”

第二天清早，公社广播站刚刚开始广播，队长便走家串户，布置工作，最后来到启明家。启明抓住工前的时间，学